

■保护利用

大遗址价值利用与相容使用的探索与实践

——以临淄齐故城宫城核心区为例

于焱

《大遗址利用导则(试行)》对大遗址价值利用和相容使用做了明确解释:大遗址价值利用,是基于文物本体、文物环境、出土文物,以及价值内涵和相关信息资源等开展的利用活动;大遗址相容使用,是不以文物价值内涵传播为直接目的,但依托文物所在区域的土地、生态资源等开展的利用活动。这些年来,从理论和政策层面而言,其体系已基本形成,但如何执行和落实,则存在不少问题。怎样充分利用大遗址土地?怎样处理好大遗址人地关系?如何保障原住民利益?这一系列问题的核心都是如何处理大遗址土地利用与文物保护的关系。临淄齐故城2017年即开始在大遗址价值利用和相容使用方面先行先试,为大遗址保护和利用做了积极的探索。

遗产价值与土地资源概述

临淄齐故城是周代齐国都城遗址,作为姜齐与田齐的都城达800余年,是我国规模较大的早期城市之一。从考古概况看,齐故城包括郭城(大城)和宫城(小城)两部分,大城南北长4.5公里,东西长3.7公里;小城街筑在大城的西南方,南北长2.2公里,东西长1.5公里;两城总面积达16.8平方公里。临淄齐故城从“十一五”到“十四五”都列入全国重点大遗址名单,2021年10月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名单。

齐故城宫城核心区具体为小城北区,遗存文化层深厚,遗产类型丰富,是齐故城文化遗产的核心部分。遗址涵盖桓台台、10号宫殿基址、小城城墙、大城西墙、小城北门、晏婴冢和I号排水系统等遗址遗迹。其地理范围南至张皇路,东至辛孤路,西至濠台路东,北至晏婴冢,是齐故城内遗址保存状况相对较好的片区。齐故城宫城核心区遗址总面积近2500亩,涉及齐都镇7个村的集体土地。该地域绝大部分土地利用现状为农业产业,产业构成以粮食种植、蔬菜种植、蔬菜批发为主,另外有果园、苗圃及中草药种植,还有零散的猪、羊、鸡养殖,涉农土地面积超过2000亩,占比超80%。该地域内几乎没有工矿企业,沿辛孤路和张皇路存在部分第三产业,以村镇超市、饭馆、汽配、汽修为主,占用土地约100亩,不足总面积的5%。“十三五”期间规划文物古迹用地面积仅150亩。

遗址土地利用模式

齐故城宫城核心区原有产业结构属典型的北方乡镇农业结构,家庭为土地经营主体。粗放式的土地经营导致遗址现实存在环境堪忧,蔬菜大棚等对文物本体产生威胁;现代墓地、养殖棚舍等不利遗址环境。齐故城宫城核心区从自身实际出发,实施了遗址区土地利用“三步走”。

第一步:土地统一流转。为推进齐国故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2017年临淄地方政府主导对齐故城宫城核心区土地进行了统一流转,涉及7个村落的700余农户。土地统一流转由乡镇政府、文物部门和村民委员会签订三方土地流转协议,村民委员会与村民签订流转协议,在不改变土地性质的前提下以货币补偿的方式获取集体土地使用权。

第二步:集中环境整治。核心区范围内存在蔬菜大棚、临时看护房、蔬菜收储仓库、沿街农户房、宅基地、养殖棚舍等地上附属物,情况复杂多样。2017年—2018年地方政府对占压遗址本体、破坏遗址景观、影响历史风貌的地上附属物进行集中整治。拆除蔬菜大棚220余个、临时构筑物3000平方米、沿街房屋等建筑物2万余平方米、中小型养殖场6处,迁移公墓千余穴,迁移安置宅基地16户。

第三步:分类片区化管理。土地经过统一流转后,土地使用权收归地方政府,根据遗址分布实际情况,其土地使用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为文物保护单位用地。由文物部门统一使用,用于实施文物保护单位项目,该区域为线状和块状分布,由生产观光路连接,面积近1000亩。第二类为农业开发控制用地。由地方政府引入生态农业企业联合运营,在《齐国故城总体保护规划》的框架内实施文旅融合的农业开发项目。该区域呈片状分布,面积近1500亩。

遗址价值利用:齐国故城考古遗址公园核心展示区

齐故城宫城核心区形成以小城城墙为线,串连桓台台、10号宫殿基址、城垣遗迹、小城北门等六处展示节点的保护展示总体布局。片区化的文物保护展示更适应系统化的遗址价值阐释活动,广袤的地理空间为文化传播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桓台台保护展示项目以阐释20世纪考古成果为目标,实施遗址本体保护为主,采用绿化标识宫殿建筑基址,设置遗址阐释牌和导览二维码进行价值传播,通过在遗址南侧设置木栈道、台基顶部设置木质观景平台营造高台游览效果的视觉体验。

——10号宫殿基址展示项目依托山东省考古研究所2011—2013年考古发掘成果,通过考古保护棚展示原考古探方,使用地堆土和GRC材料原址复原夯土台基的手段,展示田氏齐王宗庙建筑的形制及规模。外围配套遗址标识解说系统,阐释周代营城制度和祭祀文化。

——小城城墙遗迹保护展示工程以对小城城墙本体保护和环境整治为主,通过少量覆土绿化标识城墙的规模和形制,在大城和小城交接处关键展示节点配合小城城墙剖面本体保护项目和大城西墙南段保护展示项目的实施,以1979年和2017年考古成果为依托,打造周代夯土城墙遗址的专题小型遗址博物馆,阐释周代夯土城墙的建造工艺和营城制度的演变。

——晏婴冢保护展示项目,以对本体的保护为主,辅助历史文化小品和雕塑,通过遗址保护打造名人墓名人传的文化历史氛围,结合古代廉政文化对现代廉政教育进行传播传承。

遗址相容使用:齐国故城生态农业文旅融合示范区

齐故城宫城以“政府主导、企业经营、加强监管”的遗址相容使用模式,严格控制农业作业强度,将农业产业与齐文化融合,打造出自然与文化有机结合的高品质园区。目前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2018年—2020年,遗址保护控制使用区开发利用为“齐都花海(齐文化花卉产业示范园)”项目,土地实行农作物和花卉种植轮作。每年11月底至次年6月种植小麦等粮食作物,6月至11月种植知樱花、向日葵、格桑花、粉黛花、马鞭草、醉蝶花、万寿菊、孔雀草等花期长、花色多、观赏性强、具备一定经济价值的花卉品种,以条块式种植,形成较强的视觉景观。在游览步道设置“齐国成语花廊”“齐国名人雕塑群”等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特色打卡微地标。

第二阶段:2021年—2023年,为响应国家粮食安全政策,扩大粮食生产面积,运营方顺势而为对项目方向进行了调整,“齐都花



临淄齐故城宫城核心区2017(上)2022(下)卫星影像对比



小城城墙遗迹保护展示工程



“齐都粮仓”粮食种植

海”转型为“齐都粮仓”。齐都粮仓项目按照“产粮为主、研学互动、以农兴文”的发展思路,对土地的种植模式进行了调整,由原来的“粮食+花卉轮作”改为“多品种粮食种植”。根据小麦、玉米、小米、高粱、旱稻等不同粮食的视觉特点和生长习性,分区域种植,形成特定的粮食景观。配合特定的种植方式,开辟开心农场、野菜采摘节、农田迷宫、丰收节等极具特色的粮田文旅项目。还精心打造了多处临时布景,将齐国人文历史融入园区环境营造当中,打造集“生态保育、规模种植、休闲农业、文化体验、研学课堂、亲子游乐”于一体的农业综合体。

收获与思考

临淄齐故城宫城核心区的统一保护利用始于2017年初,遗址相容使用探索于2018年,经过五年多来的探索实践,有几点收获和思考。

一是遗址破坏因素大幅减少。遗址核心区土地归属于七八个行政村,数百户农户进行种植经营,小而散的权属结构,造成使用的混乱无序,不可避免地出现小规模破坏遗址的现象。统一流转、统一运营后的遗址区土地,彻底切断了农户多点散发的小规模遗址破坏事件风险。

二是遗址保存环境明显改善。遗址核心区土地以往分散的权属结构、农业种植结构杂乱,土地使用情况复杂,农田、果园、蔬菜大棚、养殖棚舍等交叉散乱,遗址区毫无景观可言。土地流转环境整治后,彻底清理了遗址区内的私搭乱建;复耕复绿恢复风貌,遗址保存环境明显改善;通过景观农业种植,使得遗址区呈现了良好的景观效果。

三是遗址人地矛盾得到纾解。遗址核心区土地所有地上附属物补偿按照国家标准经正式评估后执行,由地方财政承担。涉及宅基地拆迁的农户全部搬进了规划建设的新房。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每亩土地每年可得的土地租金与自己种粮的纯收入基本相当,还能腾出时间务工、经商,增加收入,土地流转的农户签约率达到99%。原来农业产业发展与文物保护之间的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遗址原住民在文物保护利用中得到了实惠。

四是文物展示核心片区初步形成。遗址核心区密集的遗址保护展示项目集聚了大量国家资金的投入,低强度的农业旅游开发改善了遗址生态环境,丰富了遗址文化价值元素,业态多元化使得遗址核心区具备了“遗址展示+文化旅游+农业生态+商业文创”的综合型遗址产业生态,齐故城文物展示核心片区初步呈现。

孙庆伟先生认为,需明确每个大遗址在历史长河中独一无二的位置,在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中的独特价值和内涵,在研究、展示和利用方面,根据其独特历史地位做到“一址一策”。临淄齐故城宫城核心区在遗址价值利用和相容使用方面的探索实践,以建成我国都城类大遗址保护利用综合示范区为目标,为推进我国大遗址保护利用研究与实践的科学化和系统化进行了有效尝试,为我国大遗址保护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案例和样本。

(作者单位:临淄区文物保护中心)

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展示艺术鉴赏

侯俊杰

2022年12月29日,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第四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列其中。这个公园本着“整体保护、最小干预,考古先行、加强研究,围绕遗址价值进行阐释”的规划原则,以重点保护范围为基础,以文物保护核心区为重点,规划总面积189.89公顷(2800多亩),分为遗址及文物保护展示、博物馆及管理服务、考古预留、农业景观、文化旅游服务、生态景观等六大功能区,结合仰韶村遗址的性质和现场实际情况,以遗址的本体为标本,以遗址的文化元素为主题,尝试了丰富多样的展示方法:以遗址地貌地势为基础,展示“真实性”;围绕遗址“考古圣地”的特性,突出纪念性;根据遗址所在地的环境特点,诠释“郊野性”;按照文化主题公园的功能,强调“公共性”。

赋形做景、形象阐释、冲击视觉、寓教于趣,以真实、生动、形象、可识别性、可参与性等多种方法进行展示和阐释,诠释了仰韶村遗址丰富的文化内涵,赋予了遗址公园展示与公众教育为一体的多种功能。

遗址本体展示的真实性

仰韶村遗址的遗址展示分为两种,一种是裸露在外的原始文化地层,一种是考古发掘后保护下来的文化遗迹。

第一种,展示仰韶村遗址是一个三面临沟的环岛形二级台地。东、南、西三面是深沟,遗址从北向南呈北高南低的缓坡形。北部海拔647.7米,南部海拔601.5米,南北高差46.2米,从北向南呈台阶状的梯田。在梯田的地堰上,裸露有一道道的文化层,厚度2~4米。由于长期的雨水冲刷、冬冻春融和村民种地,这些裸露的文化层不断受损。公园展示就选择了一道长230多米的地堰,加盖保护房,整修以后,进行加固。按照遗址文化层的叠压关系,用文字标注上文化层年代和各层遗址包含的文化遗迹进行展示。这种展示方法,清晰可见,原汁原味,真实可看。

第二种,展示仰韶村遗址第四次发掘发现的遗迹,有房址、壕沟、墓葬、灰坑葬、窖穴、灰坑、灰沟、道路、柱洞等。为了丰富遗址公园的遗址展示内容,建公园时,根据考古部门的意见,选择了几处遗迹现象丰富的发掘现场,将其保留下来,并建起保护房,原状展示出来。

发掘纪念点展示的纪念性

仰韶村遗址的第一次发掘打下了中国田野考古学第一铲,诞生了近代中国考古学,被誉为中国考古学的圣地。从第一次发掘到第四次发掘,不仅基本弄清了遗址的文化内涵,而且也代表着我国田野考古学发展具有时代特征的几个历史阶段:第一次发掘(1921年),是在五四运动之后。第二次发掘(1951年),是在新中国刚刚建立不久。第三次发掘(1980~1981年),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第四次发掘(2020年),是为了纪念仰韶文化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也是配合遗址公园建设而进行的。总之,在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中,向公众展示出这四次具有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的发掘,不仅是公园建设的必有内容,也是向公众普及和宣传我国考古事业发展的现场实例。为了纪念这四次发掘的重要意义,让每一次发掘都留下记忆。在公园建设中,除了将第四次发掘实行现场实景展示以外,对前三次发掘都以雕塑场景的方式进行展示。

第一纪念点,题名为“中国田野考古第一坑”。这是当年安特生、袁复礼等发掘的17个点的第一个,是按照当年标注的坐标位置确定的。雕塑以安特生、袁复礼的资料照片为原型,安特生站立在发掘坑的旁边,注视着发掘现场。他的左边是正在画图的袁复礼,右边是参与发掘的一位外国学者。发掘坑里是三个正在挖土的当地村民,是参照同时期参加发掘者的照片设计的。村民的服饰,也是根据仰韶文化博物馆展出的当年的村民照片上的服饰,他们使用的工具也是当地传统的农具和安特生带来的发掘工具。这组人物的背后,是一面高4米、宽20米的背景墙。背景墙以韶山的主峰曲线为造型,寓意着这次发掘就是在韶山脚下的这个小山村进行的。整个场景,有动有静,有虚有实,有山有水,有发掘现场,有出土器物,动静结合,虚实相间,文图结合,既还原了当年发掘的历史场景,又解读了仰韶村遗址第一次发掘的历史意义。

据夏鼐先生回忆,他们在1951年夏天来到仰韶村遗址后,发现了很多暴露在外边的遗址断面。他们拿当年安特生发掘时测绘的图纸在现场进行比对后,决定在遗址的中心区开展工作。这次发掘的参加人,除了夏鼐外,还有安志敏、王仲殊、马得志等。这次发掘的主要收获是证明了仰韶村遗址不只是当年安特生认定的只有一种仰韶文化,而是包含有仰韶和龙山两种文化。根据这些事实,第二次发掘纪念点的场景设计,参照夏鼐、安志敏、王仲殊三人的资料照片(马得志照片找不到),设计了他们三人在观看陶片、进行讨论时的场景。简易的桌子上摆放着仰韶和龙山两种文化的陶片、陶器,人物旁边是《中华远古之文化》等书本的造型和文字介绍。人物、器物和本书,构成了一个氛围很浓的考古学术研讨情景。

仰韶村遗址的第三次发掘除了再次证明该遗址的文化内涵具有仰韶和龙山两种文化以外,还排列出了这两种文化的时代关系。出土的月牙纹彩陶罐是这次发掘的代表性器物,也是该遗址历次发掘出土的唯一一件完整器物。这个纪念点的场景雕塑采用具象与抽象相结合的手法,用发掘手铲和月牙纹彩陶罐组合成一个场景。在这里,发掘铲和彩陶罐都做放大处理,手铲斜插在土里,月牙纹彩陶罐半掩在土里,两种田野考古的主要元素组合形成了较强的视觉形象。

生态环境展示的郊野性

仰韶村遗址远离城市,乡村田野既是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背景,也是公园的环境景观。在公园建设中,对这种原始真实的自然环境采取了三种方式,营造出一种充满浪漫风情的郊野情趣。

一是完整地保持了遗址的历史地貌和环境格局。遗址的东、南、西三面是深沟,其深度达二三十米,是历史上逐渐形成的自然洪水冲沟。沟崖断面上层次分明的第三纪红土和第四纪黄土裸露明显,



仰韶村遗址第一次发掘雕塑展示场景



仰韶村遗址第二次发掘雕塑展示场景



仰韶村遗址第三次发掘雕塑展示场景



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与环境鸟瞰

颜色分明,纹理清晰。此外,仰韶村遗址除了三面环沟外,它自身的形状是一个北高南低、中间高两边低的“鱼脊”形状。这是一种我国黄土高原向华北平原过渡地区特有的地貌特征。公园建设中对这些地貌都没有进行任何干涉,全部按原状保留了下来。公园主路就在中轴线的“鱼脊”上,游客既可以沿着中轴线从北向南,从高到低,缓步浏览,也可以沿着公园两边沟沿铺设的木栈道向对面边走边看,将这些黄土高原地区独有的地貌特征尽收眼底。

二是保持了遗址自然形成的植被风格。在仰韶村遗址台地东、南、西三面的深沟沟底,是多年来生长的天然野生林,林下是自然生长的茂密野草。在遗址本体的台地上除了公园建设规划建设的道路、纪念点、花卉园和原始村落、窑洞等以外,大部分空间是原来农民的庄稼地和田间小路。公园建设时,大部分保留了原来的耕地,在确保在文化层以上表层耕作的前提下,以种植仰韶时期的粟、黍类农作物为主,并根据农作物的生长周期和作物颜色,选取经济价值较高的作物,配置色彩及形态优美的北方地区常见的“五谷”农业景观。同时,在东沟、西沟沿边分别铺设了人行步道。步道采用木栈道形式,让游客尽情体会穿越密林草地的游赏之感。在景观营造方面,冲沟沟底现有密林组成成片,各组各片之间也有视野豁然开朗的成片草地,通过步道连接开敞草地和间杂的密林,在密林地块打造出高耸林木与低矮观赏花卉相结合的景观氛围,在开阔地块打造出成片花卉景观,营造步移景异、景观变幻的多层次景观空间。让游客最大限度地接触自然环境,营造一种密林漫步、观光与休憩结合的田野情趣。

三是保持了仰韶先民的亲水情感。在仰韶村遗址的最南端,是一个水库。由于多年干旱,库水已干枯。这次在建设仰韶村考古遗址公园时,为了复原出当年仰韶先民在聚落选址时,近水而居的生产生活情景和亲水情感,池县政府采取措施,从远处引水注入水库,在保证不侵蚀遗址台地的前提下,控制水位并保持长年不断。在水库与台地接触的沿池修建了一条护坡滨水步道,步道的一边是遗址台地断崖和茂密的高树矮草,一边是沿岸高杨垂柳和碧波荡漾。游客徜徉其中,不仅可以享受水陆相依的自然之美,还可以体验当年仰韶先民的生活情境。

公众参与性展示的公共性

公共性和参与性是考古遗址公园的主要功能之一。作为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在充分体现它的考古和遗址两大功能外,也要充分考虑它的公园功能。仰韶村考古遗址公园的价值和功能表达既建立在遗址文化内涵充分挖掘与尊重的基础上,同时考虑它的环境与景观特质等特点,将遗址与场地关系演绎作为烘托和承载仰韶村遗址蕴含文化的关键,通过挖掘遗址的文物价值、社会价值,结合考古研究工作的成果,将不可移动的遗存、可移动文物以及遗址独有的景观特质等物质载体通过有效的展示方式传达给公众。

围绕考古遗址公园的功能,公园建设了一馆、三个广场、五个观赏园,使这里既能够让游客感受到仰韶文化的浓厚氛围和对纪念圣地的崇敬,也能体验到文化公园宽松、休闲、寓教于乐的情感享受。

<p>科技保护</p> <p>环境监控、本体监测、预警评估</p>		<p>遗址</p> <p>博物馆</p> <p>发掘现场</p> <p>档案馆</p> <p>图书馆</p> <p>旅游景区</p>
<p>科学管理</p> <p>资产管理、人员管理、咨询服务</p>		
<p>创新服务</p> <p>科技文创、定位导览、数字化采集</p>		
<p>官方网站</p>	<p>官方微信</p>	<p>联系人:李强 13572270596</p> <p>电话:029-83436392</p> <p>官网:www.microwise-system.com</p> <p>邮箱:info@microwise-system.com</p>